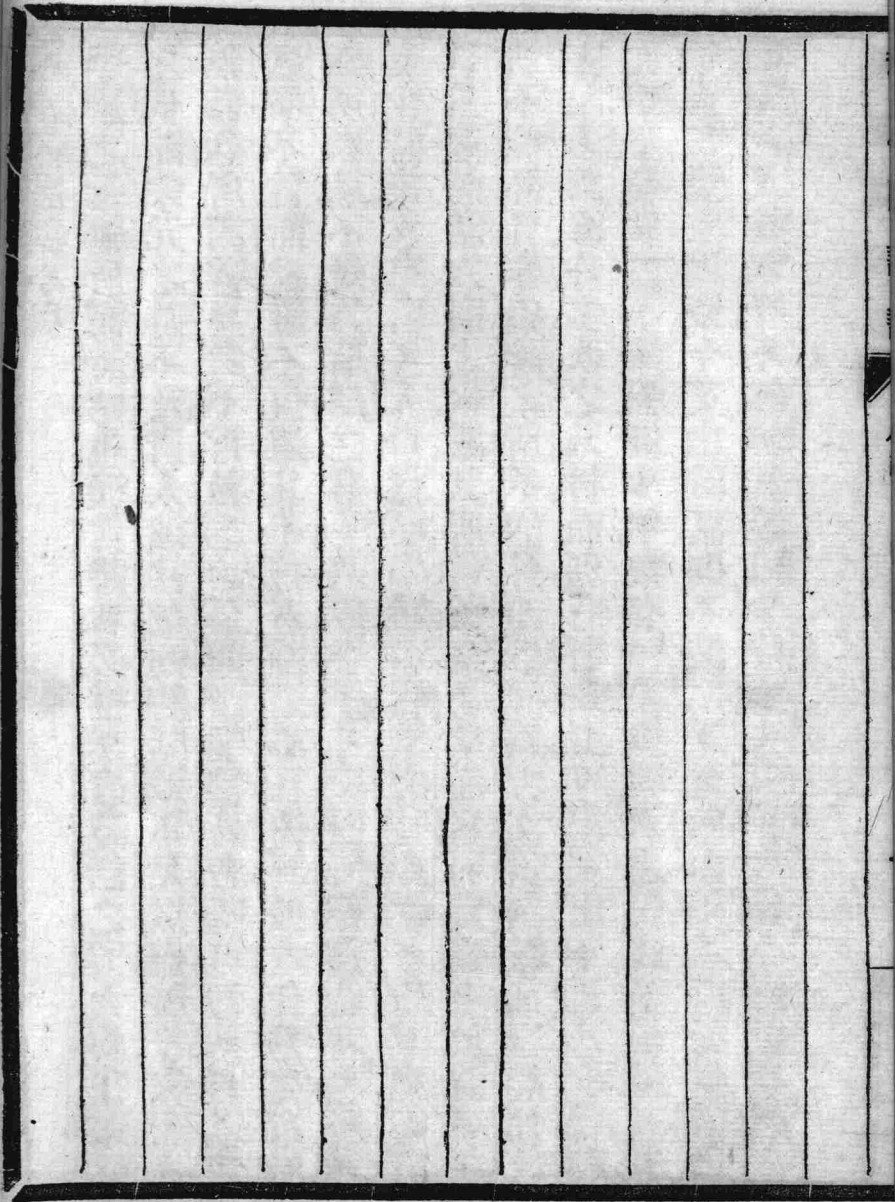


清詩話

秋星閣詩話小引

李唐之世。無所謂詩話也。而言詩者。必推李唐。詩話之興。大約在宋元之世。而宋元之詩。不及唐人遠甚。然則詩話誠不足以盡詩乎。夫唐人無詩話。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然余則謂唯善易者。始可言易。苟以爲善者不言。而遂置不復道。其不善者聞之。必且搖唇鼓舌。作爲文章。而無所顧忌。不幾爲斯道之蠹乎。昭陽李子艾山。固所稱善詩者也。所著壺山詩集。久矣膾炙人口。從而學詩者。實繁有徒。應之不勝其應。因有秋星閣詩話六則之編。雖其所言。祇爲初學而發。而實爲老於詩者之所不能外。且非獨詩家所不能外。卽推而爲古文。爲詞賦。又豈能外於多讀多講。多作多改之八言。而別有所致力乎哉。艾山年已八十。精神充裕。步履矍鑠。不減強健少年。類有得於道者。君之先爲李伯陽。其五千言爲道家綱領。今艾山詩話。則不滿二千言。殆如伯陽所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者乎。不然。何其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也。心齋張潮撰。



秋星閣詩話

營山李沂艾山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八字訣

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蓋作詩先問是非。後分工拙。初學須日課一首。或間日課一首。勤作則心專徑熟。漸開門路。否則勉強支吾。終篇爲幸。未可云是。遑論工拙乎。然非多讀古人之詩。卽多作亦無用。譬無源之水。立見其涸矣。夫貴多讀者。非欲譎襲意調偷用字句也。惟取觸發我之性靈耳。但古人之詩。思理精妙。法則嚴密。非淺衷俗學可得而窺。篇有無窮之格。句有無窮之調。字有無窮之義。審問明辨。而後旨趣可得。是故詩欲多講。苟草草讀過。漫同嚼蠟。雖盈腹笥。何益。宜其握管運思。如墮烟霧也。若作而不改。尤爲不可。作詩安能落筆便好。能改則瑕可爲瑜。瓦礫可爲珠玉。子美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子美詩聖。猶以改而後工。下此可知矣。昔人謂作詩如食胡桃。宣栗。剝三

層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有刺栗與青皮胡桃也。又云一首五言律。如四十位賢人。不可著一屠沽兒。言一字之疵。足爲通篇之累。而可不審乎。苟依此訣。不患詩不進矣。

勸虛心

詩能自改。尙矣。但恐不能自知其病。必資師友之助。粧必待明鏡者。妍媸不能自見也。特患自滿。不屑就正於人。病不求醫。必成錮疾矣。當今不乏美才之士。皆以自滿之故。累千萬篇。自誇富有。而不足傳後。譬春米既熟。乃可入腹。糠粃則愈多。愈厭耳。彼盜虛聲者。務速務多。以欺瞽人。不足言也。苟有求工之心。則必曰親師友。虛懷請益。去其瑕疵。歸於純粹。可以成名。而無難。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作。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夫以曹子建之才。猶欲就正於人。以自知其所不足。今人專自滿假。吾不知今人之才。與子建何如也。夫心不虛。由不好學耳。未有好學而心不虛者。先兄平菴。識高學博。時人罕當其意。席間作詩。或爲之更一二字。卽喜動顏色。江右魏叔子。當今

文章鉅公人或指其未安處。援筆立改。皆予所目擊者。蓋虛受益滿。招損心虛。而後學進。學愈進。心愈虛。虛心者爲學之門。亦爲學之驗也。

審趨向

人皆知當學唐詩。而乃有云不必學唐詩者。人皆知當學盛唐。而乃有云不必學盛唐者。此好立異之過也。唐以詩取士。萃數百年天下人之精神。揣摩研究。盛唐尤爲極盛。到今如日月中天。好異者舍之謬矣。邈而上之。當學漢魏。但恐徒得漢魏之糟粕耳。優孟衣冠。不足貴也。至於六朝。五言當學陶。七言當學鮑。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尙帶六朝餘習。盛唐始盡善。中晚如強弩之末。氣骨日卑矣。近日士人喜學中晚。一友素號能詩。不幸而嬰此疾。後見其詩。總不成章。寡識自誤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下。將何得乎。宋元彌下矣。至有明始一振。國初諸賢。頓軼元宋中晚唐而上之。厥後名流輩出。李獻吉則一代詩人之冠冕也。但學濟南。則駭藻麗而害清真。學竟陵。則蹈空虛而傷氣格。不可不知耳。夫人自有性情。原不必摹倣前人。然善射者不能舍的。良匠不能

舍規矩師心自用。謂古不足法。非狂則愚也。孔子曰。信而好古。苟欲修身。必希賢聖。詩文何獨不然。況入手時歧路甚多。尤宜審擇。派苟不正。則如背康莊。由邪徑。費精神於無用之地。而終不足以成名。不亦重可惜乎。

指陋習

陋習畧舉有五。一曰不擇題。二曰限韻。三曰步韻。四曰濫用。五曰犯古人成語。夫欲作好詩。必先擇好題。今人作詩。喜用纖小之題。或用俗題。或用自撰不穩之題。觀其題劣。則詩不覽可知矣。若夫限韻。不過欲以險字窘人耳。不求詩工。祇誇韻險。井蛙之見。非大方所取也。步韻。尤今日通病。此例宋人作俑。前此未有也。觀唐人唱和之什。不必同韻同體。况步韻乎。今一詩成。步者紛紛。一韻屢見。如蔗相重嚼。有何滋味。牽扯湊合。枯人才情。導人苟簡。註誤後學。莫此爲甚。濫用者。由欲廣聲氣。故索之卽應。有以介壽索者。有以哀輓索者。有以歌頌索者。有以旌表索者。此等甚多。詩旣不佳。徒勞神思。或預辦套語。臨時書付。詩名愈廣。詩

品愈卑。更有逢人輒贈用充禮物。詩之不幸。一至於此。大可傷也。偷句最爲鈍賊。詞家深以爲戒。連用三字。便覺索然。偶犯速改可也。

戒輕梓

詩穩而後示人。然不穩而示人。猶可改也。今人詩尙未穩。輒付梓。付梓則播之通國。不可復改。深足惜也。原其付梓之意。本因好名。若詩果佳。斯得名矣。苟詩未穩。兼多謬戾。人將指摘非笑。何名之可得。雖謂之不好名可也。予每言今日好名者寡。正謂此耳。詩穩而後示人。此乃真好名者也。必欲求穩。則愈知詩之不可不改也。夫輕梓非獨其人之過。抑亦友之過也。吾未見以詩質之於友。而友肯直言其疵者。吾未見覽人之詩。而不極口贊之者。彼見人之極贊之也。曰可梓矣。遂肆然而梓之。殊不悟邀譽者。乃招毀之物。博名者。卽敗名之具也。是猶女子欲銜容色。而誤以泥塗爲粉黛。施諸顏面。人望見之。必掩口而走矣。

勉讀書

讀書非爲詩也。而學詩不可不讀書。詩須識高。而非讀書則識不高。詩

秘星閣詩譜
須力厚而非讀書則力不厚。詩須學富而非讀書則學不富。昔人謂子美詩無一字無來處。由讀書多也。故其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處。又嘗以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竊見人於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莫不殫精竭力而爲之。至於讀書。則否。縱多才多藝。叩以學術。無異面牆也。苟以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之精神。用之於讀書。則識見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學問日益富。詩之神理。乃日益出。詩之精彩。乃日益煥。何患不能樹幟於詞壇。而蜚聲於後世乎。

予衰年閒放。人事一無所與。邑中諸子不察謏陋。以詩屬訂。辛酉偶過維揚。維揚諸子亦然。予非敢曰知詩。既蒙來質。不敢不竭。茲數則乃促膝相勗之語。慮其忘也。書而授之。壺菴李沂識。

跋

有以評古人詩爲話者。有以教今人作詩爲話者。夫古人之詩。卽微我之評。亦復何損。若夫教今人作詩。則其話爲有功矣。李子艾山所爲詩話。皆實實可以遵行。非泛設者。誠斯道干城哉。心齋居士題。

秘
星
圖
書
局

貞一齋詩說

吳江李重華玉洲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論詩答問三則

詩有三要。曰發竅于音。徵色于象。運神于意。何謂音。曰詩本空中出音。卽莊生所云天籟是已。籟有大有細。總各有其自然之節。故作詩曰吟。曰哦。貴在叩寂寞而求之也。求之果得。則此中或悲或喜。或激或平。一隨其音以出焉。如洞簫長笛。各有竅。一一按律調之。其淒鏘要眇。莫不感人之深。今不悟其音。而惟吾所爲。猶斷竹而妄吹之也。如是以爲文字。且不可。奚當于詩。何謂象與意。曰物有聲。卽有色。象者。摹色以稱音也。如舞曲者。動容而歌。則意愜。悉關飛動。無論與比與賦。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詩家寫景。是大半工夫。今讀古人詩。望而知爲誰氏作。象固然矣。斯不獨徵聲。又當選色也。意之運神。難以言傳。其能者常在有意無意閒。何者。詩緣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蘊含。祇在言中。其妙會

更在言外。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善寫意者，意動而其神躍然欲來，意盡而其神渺然無際。此默而成之，存乎其人矣。曰：是三者孰爲先？曰：意立而象與音隨之。余所以先論音，緣人不知韻語由來，則綴輯牽合，舉謂之詩，卽千古自然之節胥泯焉。若悟其空中之音，則取象命意，自可由淺入深，故指示初學，音特居首也。

詩有五長：曰以神運者一，以氣運者二，以巧運者三，以詞運者四，以事運者五。曰神與氣互相爲用，曷以離而二之也？曰詩品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夫神妙物于不知，氣入物于無閒，固各有當也。詩之宗莫若李杜。杜生氣遠出，而總以神行其閒。李神采飛動，而皆以浩氣舉之。是兩人得之于天，各擅其長矣。惟夫杜之妙，神行而氣亦行；李之妙，氣到而神亦到。此其所以未易優劣爾。若歷代名家，或凝神以發英，或振氣以舒秀，尤了然可指者。詩之尤貴神也，惟其意在言外也。若氣則凡爲文無不貴之，豈獨詩然乎哉？我之微分其等者此也。曰孔子謂詩可以言，是能言莫若詩，巧何列于三也。曰孔子所謂能言，盡乎詩之道矣。凡詩

無拙言之者也。吾所謂巧爲好奇立異言之。非古人所謂巧也。好奇而不詭于正。立異而不入于邪。是亦用意以自樹者。若東野長吉義山是也。今或尙巧而流于誕。則失之矣。此六義所不入也。曰絕妙好詞。古人尙焉。詞何以居四。曰詞之妙。神氣備而詞從之也。若神氣索而翦詞求工。特貌似而實非其真。故古人命意以遣詞。非因詞以造意也。吾不謂詞工者。顧失之。恐人徒取乎詞焉爾。曰沈博絕麗。揚雄所善。况律體非隸事。無以措詞。事果居末與。曰詩三百篇。其故實或未盡知之。然卽元公吉甫所作。奧博雅馴。或取材典墳。邱索有之耳。後世駢體興而律作焉。不隸事無以供駢偶之資。揆諸六義中。歸于比焉。斯得矣。而比固不止隸事也。况詩道與居多。而賦兼之。何居其專以隸事比也。倘隸事無當于比。毋乃并其義失之邪。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而曾有萬卷。徒欲助我神與氣耳。其隸事不隸事。詩人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夫乃謂之真詩。若有心自眩其多。安得不居末乘哉。曰詩以風骨爲要。何以不論。曰風含于神。骨備于氣。知神氣卽風骨在其中。况吾所言。古人未及

言之也。若風骨言之數數矣。

風騷而後古詩嗣興。自漢氏迄六朝。選體果正宗與。曰尼父刪詩。錄國風二雅三頌。其體井然別矣。三體各具興比賦。其旨瞭然備矣。今觀漢氏詩。若十九首。蘇李贈答。諸什。風之遺也。若班掾東京五篇。及平子四愁章。孟諷諫等作。雅之亞也。其郊祀天馬房中等章。頌之流也。凡皆真意流露。氣厚詞樸。使尼父刪正。各取其體無疑矣。魏以後。若曹劉左陸阮陶顏謝諸公。各競所長。要三體尚有合者。何者。風骨適逸。自具情性。尼父諒猶取焉。今文選不衷六義。而因事分類。裁別固已陋矣。又樂府郊廟。不取漢取宋。子建樂府最優。而佳者顧闕之。淵明高古特出。取其近于謝者。漢五言詩之權輿。反列卷末。其他繁靡既多。遺逸不少。謬戾未可殫述。以備文翰一斑可耳。奚以言正宗邪。曰。或言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律詩。且近體莫盛于唐。而論者有初盛中晚之分。宋元以來。並有作者。而尊唐者劣。宋祖宋者祧唐。其折衷可得聞與。曰。漢魏以來。未知律。自然流出。所謂空中天籟是已。陳隋欲爲律。而未悟其法。非古非

律詞多淫哇不足效也。自唐沈宋泐律其法漸精。又別作古詩。是有意爲之。不使稍涉于律。卽古近迥然一途。猶度曲者。南北兩調矣。究之朝華夕秀。善之者自詣其極。何嘗無五古邪。且七言成于鮑照。而李杜才力廓而大之。終爲正宗。厥後韓愈蘇軾稍變之。然論七古無逾此四家者矣。初盛中晚。特評者約略之詞。以觀風氣大概可耳。未足定才力高下。猶唐宋時代之異。未可一概優劣也。何則。唐以聲律取士。宜其工者固多于宋。然公道論之。唐之中拙者什四三。宋之中工者亦什四三。原不可時代限矣。金元詩法宗唐者衆。而氣力總弱。亦風會使然。明之能詩者。孰不追唐。然得其貌似頗多。取其精華特鮮。蓋唐法不傳久矣。要而論之。非漢氏無以學古。非唐代無以學律。人知之也。豈知天地真才所發。日出日新。欲自爲一家。非直如此而已。必卓然爲本朝誰氏之詩。必昭然爲若人某時某地之詩。使人望其氣色。聆其音響。知非他人可僞託者。此爲躋其闕。入其奧耳。曰作詩先從五古入。信與。曰由古生律。未聞律變爲古也。由三四言得五言。由五言得七言。未聞七變爲五也。

今不探其原。但事其流。材力何以深厚。凡唐人之有律無古者。淺深可具見也。曰讀三百楚詞及漢魏詩。未盡其妙。何也。曰如食味然。須由薄以得厚焉。試取唐賢古詩。熟復之。逆觀于魏晉。有餘味矣。又逆至漢代。覺其味浸厚。如是再誦楚詞三百篇。將有踴躍舞蹈。歎其彌旨者。覺後人一字句未許道也。準此可以得讀詩之法矣。

詩談雜錄

余舊有論詩三則。質諸歸愚子。謂其允協。此數十條。又平時汎言所及。茲復記憶存錄。以俟知者取裁。

凡古詩有一定音節。先要分別出體製高下來。
五古自漢魏至晉宋。俱可學。齊梁以下。不必學。唐代五古。則自陳伯玉張曲江至韋柳。俱可學。自後亦不必學。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五古從選體入手。不致雜村野氣。以有規矩準繩。且漢魏以來。源流具在也。

七古自晉世樂府以後。成于鮑參軍。盛于李杜。暢于韓蘇。凡此俱屬正

鋒。唐初王楊盧駱體爲元白所宗。可閒一爲之。不得專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何仲默明月篇序。未可奉爲確論。李長吉從楚詞發源。天才獨出。後人何得效顰。如溫李七古。步步規撫長吉。其弊俱失之俗。與元白得失正相等。緣未折衷于六義故也。至初學入手。求其筆勢穩稱。則王摩詰高逵夫二家。乃正善學唐初者。少陵如洗兵馬古柏行。亦然。但更加雄渾耳。

五言律杜老固屬聖境。而王孟確是正鋒。向後諸名家。竭盡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則陳子昂李太白亦佳。餘俱旁門小竅爾。

七言律古今所尙。李滄溟專取王摩詰。李東川宗其說。豈能窮極變態。余謂七律法。至于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義山學杜最佳。法亦至細。善學人可借作梯級。末後陸魯望。自出變態。覺蒼翠逼人。至宋代獨蘇子瞻雄邁絕倫。次韻過多。去其濫觴可耳。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李

白王維崔國輔各擅其勝。工者俱脗合乎此。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五言排律。至杜集觀止。若多至百韻。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鋪綴完局。緣險韻留剩後幅。故也。白香山窺破此法。將險韻參錯前後。略無痕跡。遂得綽有餘裕。故百韻敘事。當以香山爲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誇多鬪靡之習。

七言排律。唐人斷不多作。杜集止三四首。緣七字詩得四韻。于律法更無遺憾。增至幾十韻。勢須流走和軟。方成片段。似此最易流入唱本腔調。縱復精工。有乖風雅。杜老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足知七字長篇。專尙沈雄排宕。所以古人見長。都在古調。若律體非不能。

工不屑爲耳。

十九首中。二漢都有。乃後人類聚者。蘇李贈答。或亦漢代擬作。觀俯觀江漢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

魏詩以陳思作主。餘子輔之。五言自漢迄魏。得思王始稱大成。

西晉詩當以阮籍作主。潘左輩輔之。若陶公高骨。不可以時代論。卽照時代序列。斷屬東晉。今人以陶謝並稱。俯列宋代。不得以知言。目之宋以後。只當以老謝作主。其餘若江鮑。若何范。若小謝。皆其羽翼。觀昭明選錄體裁。便自如此。

唐初人當以陳伯玉。張子壽爲最。開元大家。人知爲李杜王孟。而王龍標之幽。常盱眙之雋。亦詣極能事。高岑雖正。苦心未之。或逮也。大曆名手。錢不如劉。元和長慶以後。孟不如韓。元不如白。溫不如李。皮不如陸。至昌谷七言。須另置一格存之。自有韻語。此種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也。

趙宋詩家。歐梅始變。西崑舊習。然亦未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蓋

今古觀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各體中七古尤闊視橫行。雄邁無敵。此亦不可時代限者。黃山谷雖同時並稱。才調迥不相及。至謂西江詩祖。追配杜陵者。妄也。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較然也。

金元詩體略同。最著者爲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趙子昂諸家。遺山自是傑出。其祖述子美。未及蘇長公者。尙巧處略多故也。要之。宋人惟無意學唐。故法疏而天趣閒出。金元人專意學唐。故有法而氣體反弱。後先升降。豈風會使然與。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高青邱骨性秀出。最近唐風。惜其中路摧折。未入于室。此兩家地位不同。詩筆不妨並舉。前後七子中。余止取李崆峒何仲默二家。外則楊升庵。天才亦屬清麗。總之明人弊病。喜學唐人狀。

貌苟能遺形得神便足垂世今人宗仰濟南而時得優孟之誚者正爲此也。

文選所錄四言多膚廓板滯之作此是昭明淺見處索性不錄可也余嘗謂三百篇後不應輕擬四言必欲擬者陶公庶得近之屈宋楚詞而後不應輕擬騷體必欲擬者曹植庶得近之。

樂府體裁歷代不同唐以前每借舊題發揮已意太白亦復如是其短長篇什各自成調原非一定音節杜老知其然乃竟自矜名目更不借徑前人如洗兵馬新婚別等皆是也其合律與否無從得知取其筆力過人可矣白傅秦中吟等篇立意與杜無異但古稱元白詩都入樂章者不係此種蓋唐時入樂專用七言絕句詩家亦往往由此得名。

樂府題有吟有歌有行有詞有謠有引有曲分類既多其餘就事命題如巫山高折楊柳者不可枚舉總之不離歌謠體製遂得指名樂府余謂今人作詩何必另列樂府緣未曾譜入樂章縱有歌吟等篇第指作五言七言長短雜言可矣。

人學漢樂府喜作詭怪不可解之詞不知此種係樂人汎聲如此魏世
曹氏父子早已不曾摹仿

樂府妃呼豨等句正是尙書弔由靈之類假如作古文雅意學之豈不
供人大噓妃呼豨是摹寫風聲

古人于古近諸體各有所長如太白七律至少昌谷七律全無其餘名
集缺一二體者不可勝數此皆遺其所短用其所長得失舉在寸心中
也然有專攻律體竟不見古詩者如許渾方干一流此則不應摹效蓋
止見古體仍然無愧高手若止存律調卽古詩從未窺見其爲薄殖無
疑矣

詩有數章聯合一篇者如陳思贈白馬王顏延之秋胡詩等類是已此
皆大小雅體裁一氣注成不宜割裂近見竟陵濟南選本時復不見首
尾摘取一二無論自形其短兼亦詒誤後學至如唐人律體有每題數
首或一二十首者各自成篇似可分別採擇然杜老諸將秋興等篇亦
統共合成與古詩同揆斷不得意爲去取總之杜集中幾章聯絡卽律

體亦與古無異耳。

七律章法。大歷諸公最純熟。然無能出杜老範圍。相其用筆。大概三四須跟一二五六須起七八。更有上半引入下半。頓然翻轉。有中四句次第相承。而首尾緊相照應。有上六句寫本題。而末後颺開作結。其法變化不拘。若止覓得中四好對聯。另行裝卻頭脚。斷無其事。

趙子昂論七律不可多用虛字。專爲句易軟弱。然亦看筆意若何。

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入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係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爲妙。

拗體律詩。亦有古近之別。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黃山谷純用此體。竟是古體音節。但式樣仍是律耳。如義山二月一日等類。許丁卯最善此種。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體中另自成律。不許凌亂下筆。余謂學詩與學書同揆。到得眞行草法。規矩一一精能。爾後任意下筆。縱使欹斜牽掣。粗服亂頭。各有神妙。若臨習尙未成家。妄意造爲

拙筆。未有不見笑大方。

唐人試帖。六韻爲率。皆兢兢守定繩尺。絕少排募生動者。其八韻律賦。亦然。可知古人應試。無不斂才就法。不如此。亦不能入殼。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然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數十韻者。特以示才氣過人可耳。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近世胷中元未有詩。藉以藏拙。故離卻次韻。不復能爲倡和。

聯句。柏梁爲之造端。但柏梁各自成章。非必一一聯屬。至何范有作。始合成篇法。李杜閒亦有之。不過數韻止耳。韓孟二公。製爲大篇。誇示奇麗。余意韓孟固自敵手。似出兩人所爲。他如石鼎聯句。應是昌黎一人所構。向見吳中聯句長篇。俱竹垞老人製成。因而分屬諸子者。必欲衆人合作。斷不能章法渾成。首尾一線矣。

興之爲義。是詩家大半得力處。無端說一件鳥獸草木。不明指天時。而天時恍在其中。不顯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實說人事。而人事已隱約流露其中。故有興而詩之神理全具也。

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故比在律體尤得力。

賦爲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尙是淺解。須知化工妙處。全在隨物賦形。故自屈宋以來。體物作文。名之曰賦。卽隨物賦形之義也。相如論作賦之法。是何等能事。

太白謂大雅久不作。則頌更斷然無之。惟小雅國風時或閒有合耳。韓柳二公。共爲雅詩。氣味視古略近。子美則風雅兼備。但正少而變居多耳。

今人身當其任。不得不作頌體。若平常吟詠。看局面大小。正須斟酌風雅二字。

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裏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詠物一體。就題言之。則賦也。就所以作詩言之。卽興也比也。

詠史詩不必鑿鑿指事實。看古人名作可見。

詠史記實事者。卽史中贊論體。

酬贈往復詩。須辨別儕類。至親不得用文飾語。尊者不得用評論語。亦不得輕易用誇獎語。反此者失之。

詩有情有景。且以律詩淺言之。四句兩聯。必須情景互換。方不複沓。更要識景中情。情中景。二者循環相生。卽變化不窮。

寫景是詩家大半工夫。非直卽眼生心。詩中有畫。實比興不踰乎此。天地閒情。莫深于男女。以故君臣朋友。不容直致者。多半借男女言之。風與騷。其大較已。

義山如聖女祠等作。顯然是寄寓言情。若致堯香奩。別無解說。知香奩決非致堯所作。

虞帝謂詩言志。又曰勸之以九歌。至孔子存錄。正則歌詠盛德。變則諷諭末流。立教蓋如此其大也。杜子美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復長吟。是就言志中專指一端爲言。須知古人誦詩。以治性情。將致諸實。

用原非欲能自作詩。今既藉風雅一道自附立言，則美刺二端斷不得輕易著手。大致陶冶性靈爲先，果得性靈和粹，卽閒有美刺，定能敦厚溫柔，不謬古人宗指。否則于已既導慾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諛人求悅，取戾自不小也。

詩道最忌輕薄。凡浮豔體皆是，加以淫媠，更是末俗穢詞。六義所當棄絕也。余每謂元微之溫飛卿不應取法者爲此。

或謂詩既忌豔體，何以三百篇卻多淫奔。余謂三百篇所存淫奔，都屬詩人刺譏，代爲口吻。朱子從正面說詩，始云男女自言之，究竟此等人安得有此筆墨。孔子謂思無邪者，正爲穢跡昭章，使人猛省也。今既自言已志，必欲以淫媠見長，自何等面目。

詩有性情，有學問。性情須靜功涵養，學問須原本六經。不如此，恐浮薄才華，無關六義。

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裁，故得字字典雅。後此陸魯望頗造其境，今或滿眼陸離，全然客氣，問

所從則曰我韓體也。且謂四庫書俱尋常聞見。于是專取說部。摭拾新奇。以誇繁富。不知說部之學。眉山時復用之者。不過借作波瀾。初非靠爲本領。今所尙止在于斯。乃正韓蘇大家吐棄不屑者。安得以奧衍目之。

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力者。只就天分一邊論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學力斷不成家。孔子云。鏃而礪之。箝而羽之。其爲入也。不亦深乎。孟子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豈非全重學力。特患天分先已限之。卽此事終懸隔耳。

問西崑西江二派。優劣若何。余曰。才說西崑西江。便屬流弊。詩之正宗。生氣遠出。不流堅澀。神彩旁射。不落纖穠。今舍其妙處不學。而必從偏勝處著脚。勢必至流弊中流弊也。

學韓蘇失之者。其弊在駁雜。學王孟失之者。其弊在闕寂。學溫李最易入于淫哇。學元白最易流于輕薄。吟詠先須擇題。運用先須選料。不擇題。則俗物先能穢目。不選料。則粗才安足動人。

凡對屬運用。或史對經。或子對史。不得大段懸絕。此亦銖兩輕重法。舉隅可以類推。

裁翦書籍成詩。黃山谷最欲以此見長。後賢緣此宗仰。然錘鍊固多。痕跡亦復不少。若古大家。未有不融化而出。譬彼百花釀蜜。豈容渣滓入口。

匠門先生云。詩中用實字。要融豔。用虛字。要健練。此最詩家祕訣。于七律尤須喫緊記著。

詩之難。難在籠罩沈著。故有絕大題目。今人幾首寫不盡者。古人只一首了之。卽此可以覘手法高下。乃有些小題詠。或偶爾贈答。今人故意多作幾章。不過欲欺罔庸俗人耳。

或謂絕大題。一首了卻。固是高手。些小題。偏作得長篇大幅。尤屬才人手法奇變。余曰。獅子搏兔。用全力。終屬獅子之愚。

詩求文理能通者。爲初學言之也。詩貴修飾能工者。爲未成家言之也。其實詩到高妙處。何止于通。到神化處。何嘗求工。

論山水奇妙曰。徑路絕而風雲通。徑路絕者。人之所不能通也。如是而風雲又通。其爲通也至矣。古文亦必如此。何況于詩。

作詩從形跡處求工。便是巧匠鑄雕。美人梳掠。決非一塊。生氣浩然。從肝腑流出。

有以可解不可解爲詩中妙境者。此皆影響惑人之談。夫詩言情不言理者。情愜則理在其中。乃正藏體于用耳。故詩至入妙。有言下未嘗畢露。其情則已躍然者。使善說者代爲指點。無不疊疊動人。卽匡鼎解頤是已。如果一味模糊。有何妙境。抑亦何取于詩。

詩學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將詩經注疏合宋元儒說細參之。使說詩具有條貫。本領便自不同。

詩至淳古境地。必自讀破萬卷後含蘊出來。若襲取之。終成淺薄家數。多讀書非爲搬弄家私。震川謂善讀書者。養氣卽在其內。故胷多卷軸。蘊成眞氣。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

本無書籍。反欲以富麗惑人。如貧兒請客。湊集無數器物。具眼者徒增

其醜。

作詩專尙隸事。看詩專重出典。慎勿以知詩許之。

凡詩情要軟。詩筆要健。卽手柔弓燥意也。

律詩止論平仄。終身不得入門。旣講律調。同一仄聲。須細分上去入。應用上聲者。不得誤用去入。反此亦然。就平聲中。又須審量陰陽清濁。仄聲亦復如是。至古體雖不限定平仄。逐句各有自然之音。成熟後自知。古近二體。初學者欲悟澈音節。他無巧妙。只須將古人名作。分別兩般吟法。吟古詩如唱北曲。吟律詩如唱崑曲。蓋古體須頓挫瀏灑。近體須鏗鏘宛轉。二者絕不相蒙。始能各盡其妙。余嘗論欲識詩篇工拙。先聽吟詠合離。此最是捷徑法。今無論古近。俱付一樣口角吟之。神理全失。何由闖入門庭。

詩之音節。不外哀樂二端。樂者定出和平。哀者定多感激。更辨所關巨細。分其高下。洪纖。使興會胥合。自然神理。胥歸一致。卽樂者使人起舞。哀者使人泣下。所謂意愜關飛動也。

凡格局洪纖最要與題相稱其音律卽各從其類纖細題用不著黃鍾大呂閱偉題用不著密管繁絲

莊生所云天籟者言爲心聲人心中亦各具竅穴借韻語發之其能者自然五音六律與樂相和此卽吹萬不同之謂也

同一著述文曰作文詩曰吟詩龍鳴曰吟彈琴者絃指齟齬成音亦曰吟蓋從空裏求音與詞妙會陸士衡所謂扣寂是已彼湊合爲句毋乃彈之不成聲乎

匠門業師問余唐人作詩何取于雙聲疊韻能指出妙處否余曰以某所見疊韻如兩玉相扣取其鏗鏘雙聲如貫珠相聯取其宛轉業師歎賞久之

業師又云假如一首中七句壯士聲情著一句美人音節便氣體全乖又如杜老大半鍾呂之音義山大半箏琵琶之響須索閒雜不得

或謂唐人音律于鱗始得其傳至阮亭尤極精細余謂就唐人言之音律元非一種大家名家各自爲調且如李杜篇什甫聞警歎便易分別

玉州打阮亭時
有微詞死中趨
王孟忌不失黨
曰伐舟一見

誰某其餘淒鏘磊落者細玩之都具本來面目于鱗所得祇是官樣殼
子耳阮翁骨性既佳摹擬漸熟因于王孟錢劉諸家有宛然恰肖處若
持此卓自樹立迥然獨出頭地何難駕元明作者而上之惜其亦步亦
趨而止也

音節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淺為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羣山
萬壑赴荆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此輕重清濁法也又如龍標絕
句不斬樓蘭更不還俗本作終不還便屬鈍句此平仄一定法也又如
杜五言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懽娛怨惜換作怨恨不穩叶此仄聲中分
辦法也

陸士衡擬古詩名重當世余每病其呆板

沈隱侯最講聲病昭明選錄至多余意沈詩生氣索然并不逮何范二
家

五言古以陶靖節為詣極但後人輕易摹仿不得王孟章柳雖與陶為
近亦各具本色章公天骨最秀然亦參學謝康樂至坡老和陶好在

學狀貌。陳伯玉是阮嗣宗的派。

太白妙處。全在逸氣橫出。其五言古從曹阮二家變出。竝不規撫。小謝亦非踵武伯玉。

謝康樂放情山水。李太白飲酒游仙。拘泥者必曰流連光景。通識者亦曰陶冶性靈。蓋此屬精神所聚。與少陵眷戀朝廷。同一轍耳。若曹阮及陶。則又寄託情深。不容皮相。

作詩善用賦筆。惟杜老爲然。其閒微婉頓挫。總非平直。須善學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興兼之。

子美家學相傳。自謂熟精文選理。由唐以詩賦取士。得力文選。便典雅宏麗。猶今日習八股業。先須熟復五經耳。昭明雖詞章之學。識力不甚高。所選卻自一律。無俗下文字。子美天才既雄。學力又破萬卷。所得豈直文選。持以教兒子。自是應舉捷徑也。

孟東野賈浪仙。卓犖偏才。俱以苦心孤詣得之。若盧玉川則更頽然自放。疏野特甚矣。

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羅江東筆甚爽傑。功稍粗疏。許丁卯格甚凝練。氣未深厚。

唐賢詩集惟白香山最多。宋則放翁尤甚。大約伸紙便得數首。或更至數十首。以故流滑淺易居多。筆力去少陵輩絕遠。可知詩必有爲而作。作必凝重出之。不爾。不如輟筆。

文章有臺閣體。當于古文大家外另列一品。不可偏廢。唐詩如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張說。亦屬臺閣體裁。翰院清華者宜宗之。

問唐人選唐詩。今存數種。體製各不相侔。何者爲善。曰唐人雖各有真傳。就數種論之。俱屬偏僻好尚。竹垞先生謂才調集便于初學。取其清俊。不涉陳腐耳。究竟才調集便是崑體。陳腐氣悉除。妖豔氣亦復不少。鼓吹集不似遺山選本。云出弟子郝天挺者。實非無據。就中名作固多。統類諦觀。不免作家習氣。開後人酬應法門。

李于鱗天分極好。但學力未至。所選唐詩數百首。俱冠冕整齊。聲響宏亮者。未盡各家精髓。至所定五言古。尤蠡測管窺。

鍾譚矯七子之弊。詩歸一選。專取寒瘦生澀。遂至零星不成章法。甚者以誤字爲奇妙。如張曲江詠梅詩。馨香今尙爾。飄蕩復誰知。馨香誤作聲香。乃云生得妙。豈不可笑。

鍾嶸所論。是強別源流。表聖所評。亦麤排品類。能者須于言外領略。原未辦入門階級。

嚴滄浪以禪悟論詩。王阮亭因而選唐賢三昧集。試思詩教自尼父論定。何緣墮入佛事。

才調集。乃西崑門戶。瀛奎律髓。則西江皮毛。較其短長。才調集未至誤人。瀛奎律髓無論其他。只此四字名目。已足貽笑無窮。

竹垞先生云。詩至義山始稱才子。此亦是前輩中心好尙處。夫所謂才子者。必胷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故就唐代論之。李白杜甫韓愈。眞其人也。亞焉者。尙有其人。義山特其一耳。

少時見趙秋谷先生爲述吳修齡語云。意思猶五穀也。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變盡。喫飯而飽。可以養生。可以盡

年飲酒而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斯言可謂善喻。余謂以酒喻詩。善矣。第今人釀酒。最要分別醇醜。與其魯酒千鍾。不若雲安一盞。先生拊掌大笑。

秋谷向余云。少時作詩。請政阮亭。阮亭麤爲點閱。其竅妙處。各不一示。因發憤三四月。始于古近二體。每體各分爲二。蓋古體有古中之古。古中之近。近體有近中之古。近中之近。截然判析。明白自此。勢如破竹。詩家竅妙。具得了然于心矣。余意此是體裁中一大格子。至精微要眇處。更在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未易以言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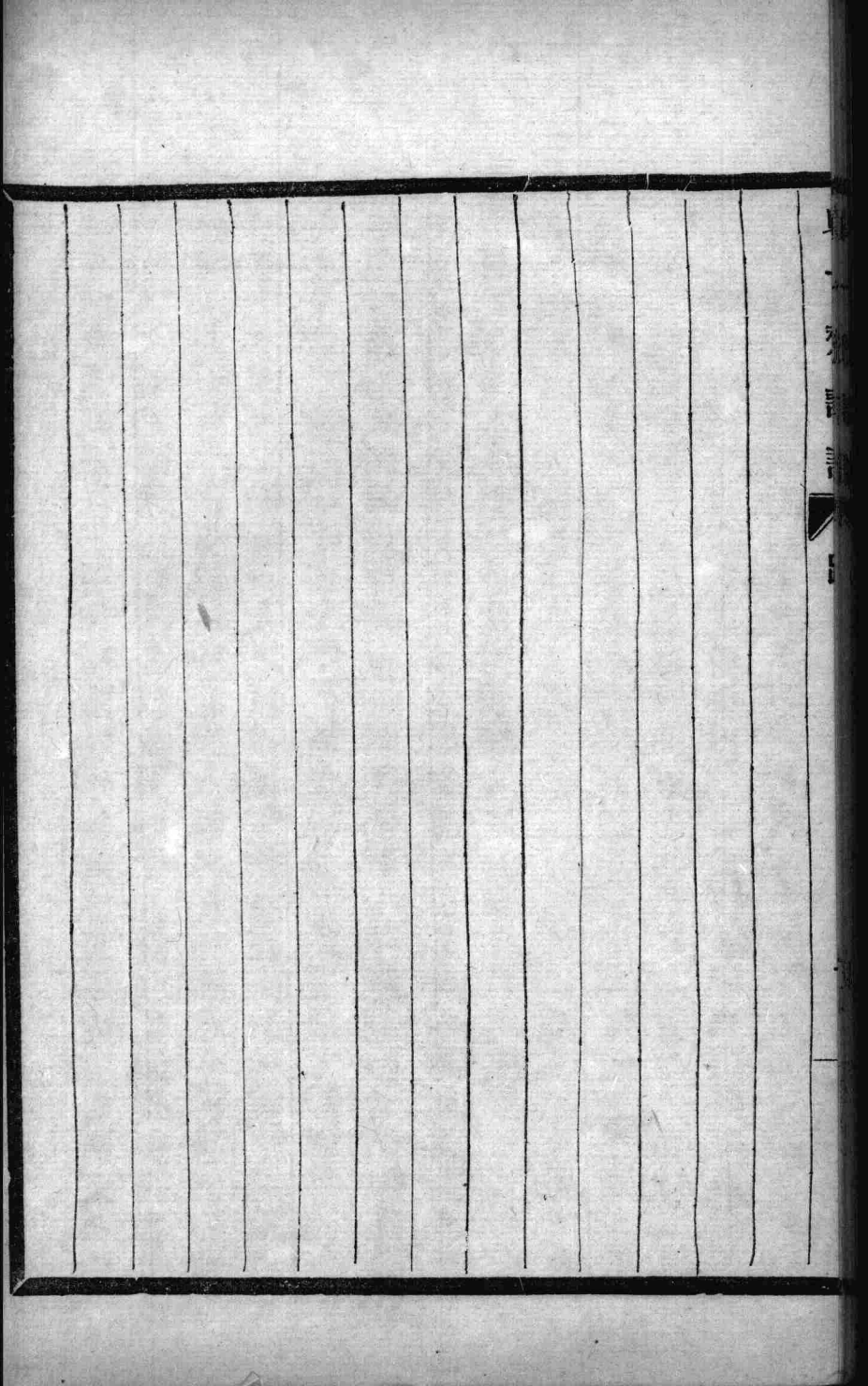
吾鄉顧茂倫先生。有英華選本。名噪當時。聞其教人作詩云。凡意境平淡。須用奇險字樣。命意奇傑。須用平近語言。余幼卽懷疑。久之。及後徧閱古人詩。知斷無是理。想其徒妄託師說。夫詩以運意爲先。意定而徵聲選色。相附成章。必其章其聲其色。融洽各從其類。方得神彩飛動。所謂言語通眷屬是也。今必意詞相背。譬猶餽長風寫作靜水。烘澹月繪作頽雲。無怪守其言者。終身不得佳作也。

匠門業師。謂平生所抱歎者。仙釋二氏書。篇中罕能運用。余曰。以某管見。詩以風雅爲宗。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鮮。義山始參半攔入。坡公則隨手掇拾。不以爲嫌。究其實。與刪詩之旨顯然縣隔。且如昌黎專闢二氏。今其詩卓然爲一代宗師。是則運用闕如。正屬好處。安得自以爲歎。業師聞此爽然。

近見阮亭批抹杜集。知今人去古。分量大是縣絕。有多少矮人觀場處。乃正昌黎所稱不自量也。余并聞近世名家云。少陵如四大天王。至白香山方是正殿觀音。彼蓋從文理光順起見也。不值一笑。

貞一齋詩說跋

向讀漢書揚雄傳。見其所作反離騷。雜湊奇字。堆垛成文。與屈宋全然不類。又讀晉書隱逸傳。知陶公高致。獨絕千古。魯褒戴逵。雖與同卷。弗如也。及見王阮亭精華錄。凡脫胎唐人處。并其句調。亦生吞活剝。心竊訝之。李玉洲先生。松陵詩人之巨擘也。謂作詩在陶冶性靈。而必以六經爲本。貞一齋詩說。于古今作者。無不窺見底裏。而余尤服膺者。謂彭澤令不當與康樂公並稱。陶謝楚詞。非陳思王不應輕擬。是皆確然公論。其于漁洋山人。則曰。恰肖王孟錢劉。而隱諷以亦步亦趨。又何其言之蘊藉邪。辛丑冬日。同邑沈林蕙識。



漢詩總說

新繁費錫璜滋衡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三百篇後漢人創爲五言自是氣運結成非人力所能爲故古人論曰蘇李天成曹劉自得天成者如天生花草豈人剪裁點綴所能彷彿如鑄就鐘鏞一絲增減不得解此方可看漢詩

詩惟漢詩最難學最難讀極頂才人到漢人輒不能措手輒不能解隻字有強解者多屬皮裏膜外止堪捧腹漢詩卽贊歎亦難盡高古雄渾等語俱贊不著也然則將置之乎曰正於此要著一明眼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卽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卽張王李韓輕豔之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云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

也。

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武詩。蔡琰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下此則嵇康臨終。杜甫遭亂。李白投荒。皆能繼響前賢。外此則吾未之見也。

樂府有三等。房中郊祀典雅宏奧。中學難窺。爲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詩。有情有致。學者有徑路可尋。的是詩家正宗。才人鼻祖。爲第二品。謠諺等作。詞氣雖古。未免俚質。爲第三品。

學詩須從第一義著脚。如立泰華之巔。一切培塿皆在目中。何謂第一義。自具手眼。熟讀楚騷漢詩。透過此關。然後浸淫於六朝三唐。旁及宋元近代。此據上流法。單從唐人入手。猶屬第二義。況入手於蘇陸乎。齊梁閒人喜言音調。平仄互用。不可紊亂。譬前賢未覩此理。然以沈約謝朓詩與十九首並讀。勿問其他。豈言音調相去已遠。蓋元氣全則元音

足古詩惟十九首音調最圓。子建嗣宗猶近之。宋齊則遠矣。律詩惟沈宋音調最圓。錢劉猶近之。中唐則遠矣。詞家秦柳最圓。南宋則遠矣。且國風惟二南最圓。十三國似微有不同。味之自見。

讀書到不能解處。正須沈思。讀書到不可學處。正要追步。方有出人頭地。今人見漢詩輒畏阻。見人稱漢詩樂府。輒以爲不必爾。此終無進境。吾爲世人指出長安大路。江湖源頭。一片苦心。欲有志之士。努力追步。不惟古詩得力。卽律詩絕句。亦得力也。

吾嘗論兩漢之文。皆有六經氣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諸名家。不過引經文爲證據耳。其實氣味遠甚。漢詩典質朴奧。與雅頌相近。豈晉宋以下所能。況在近代乎。

四言長短。有兮字歌。是漢人古體。五言是漢人近體。詩到約以五言。便整齊許多。此語可爲知者道。

古詩有箴有戒。皆警惕之詞。漢詩結處多用之。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箴戒之詞也。古詩有祝。皆頌禱之意。漢詩末句多用祝辭。古諺古

銘可訓可戒。與經表裏。惟漢詩尙存此意。吾故曰漢人善學古人。

西漢自大風以下諸歌。古奧遠過東漢。若以燕王旦廣陵王胥與東漢趙壹酈炎較。便有河漢之隔。文章關乎時代。豈不信然。

讀漢詩須讀漢文漢賦。會通其意。始漸有解處。淮南史漢太玄易林諸書。不可不讀。而楚辭尤爲漢詩祖禰。

詩至宋齊。漸以句求。唐賢乃明下字之法。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故一切圈點。槩不敢用。亦不必用。

漢詩有絕不可解者。如聖人制禮樂篇之類。惟饒歌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似不純是聲詞雜寫。偶思得近似者。附註於下。非敢云必是也。曹子建云。漢曲詛不可辨。在魏且然。況今日哉。

聖賢學問極斂約。縝栗而萬物不能過。周詩斂約之至。縝栗之至。惟漢詩尙存此氣味。所以百世不逮。晉宋漸入於文。漸取清雅。言之文。實詩之衰也。後世有志復古。不深入漢人壁壘。猶入室而不由門也。

羽林郎董嬌嬈。日出東南隅。行諸詩。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家之正

則學者所當揣摩。唐之盧駱王岑錢劉皆於此數詩中得力。

漢詩有前後絕不相蒙者。如東城高且長。天上何所有。青青河畔草。未可強合。亦不必以後人貫串法。曲爲古人斡旋。疑此等詩有前解後解之別。可分可合。如十五從軍行。在古詩三首內。則至淚落沾我衣爲一首。在樂府則分爲數解。十九首內分入樂府散爲解者甚多。他如白頭吟。塘上行。或增或減。多讀古詩自得之。今小曲每割諸曲合唱。亦是此意。

樂府之有解。何也。自是歌調中節奏。如竹之有節。合之則爲一竿。分之則爲數節。實是一竹。十五從軍征。本一詩也。分四語爲一解。謂四語爲一解。則可。謂四語爲一首。則不可也。如子夜等歌。謂四語爲一首。則可。謂四語爲一解。則不可也。

鷄鳴相逢行。青青陵上柏。諸詩。讀之見太平景象。人民熙皞。上至王侯第宅。下至平康北里。皆優游宴樂。爲盛世之音。迄五噫於忽操等詩作。遂多衰世之感。漢詩至此。不可讀矣。

饒歌今人多擬君馬黃將進酒戰城南。殊不知上邪上陵皆絕妙好詞。所當著眼。

顏謝好蹇澀雅麗。昌黎好捃摭奇字險韻爲詩。然漢郊祀饒歌。奧衍宏博。已開其先。司馬子長所謂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知其詞。皆會集五經家乃能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是也。

樂府如饒歌飲馬長城窟諸詩。皆極頓挫。工部於此最得手。後之擬者。多直說去。便鮮意味。

詩主言情。文主言道。詩一言道。則落腐爛。然詩亦有言道者。陸機云。我靜如鏡。民動如煙。陶潛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杜甫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各有懷抱。至於宋人。則益多。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流入卑俗。惟漢人二章詩及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爲典則也。

三代而後。惟漢家風俗猶爲近古。三代禮樂。庶幾未衰。吾於讀漢詩見之。如陌上桑羽林郎隴西行。始皆豔羨。終止於禮。豔歌行流宕他鄉。而

卒守之以正。東門行盜無斗儲。而夫婦相勉。自愛不爲非。好色而不淫。怨而不怒。惟漢詩有焉。

練時日華。煜煜天門開。多原於楚騷。房中曲多原於雅頌。

落葉哀蟬曲。招商等歌。見拾遺記。與皇娥白帝子諸詩。皆王子年僞撰。非漢詩也。

棗下何攢攢。苦哉邊地人。鳳凰鳴高岡。諸詩雖僅六句四句。而意已足。詩乘疑爲有闕。殆非也。

樂府所歌。多屬漢人。識者自辨其氣味。如氣出唱精列。今作魏武帝。然已見長笛賦。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碧玉歌。樂苑以爲宋汝南王。而晉孫綽已有情人碧玉歌之語。然按其文。自是漢辭。

漢詩如先秦文。不可段落。詩中所稱君字汝我妾等字。皆不必一人口氣。

漢詩韻最奇。焦仲卿妻詩。多至二十餘韻。有隔句用韻。至江南可采蓮。上陵蜀國刺。乃無韻。不可不知。

漢人詩未有無所爲而作者。如垓下歌、春歌、幽歌、悲愁歌、白頭吟，皆到發憤處爲詩。所以成絕調，亦不論其詞之工拙，而自足感人。後人絕命多不工，何也？只爲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十九首、五首、三首諸詩，多非爲一人一事而作。讀之久，自能感人。有能解此語者，吾當與天下共推之。

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雖古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爲此爲君臣而作，此爲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余說漢詩，先去此二病。

詩文家不可重複說。此最爲俗論。如行行重行行，下云與君生別離，又云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云道路阻且長，又云相去日以遠。在今人必訝其重複。昭昭素明月，光輝燭我牀。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曰光輝。滿歌行亦重疊言之。他詩不可枚舉。漢人皆不以爲病。自疊牀架屋之說興，詩文二道皆單薄寡味矣。

有謂東風搖百草。秋草淒以綠。已逗六朝門徑。又有崑取古歡新心等字。以爲生別。不知古詩渾渾浩浩。純是元氣結成。若以字句求之。真是囓語。

漢詩有參看法。如乘元四龍與入紫深宮中。若以時俗法言之。當作乘四元龍深入紫宮。古法殊不爾。參看自見。

易林奇古。亦漢四言韻語。因有崑書。故不錄。

魏晉樂府中多漢詩。論之已詳。漢詩中亦時雜周詩。如今有人純歌楚詞。短歌行直歌叻鹿薤露之曲。見於宋玉。飲馬長城窟中。有秦詩一段。此其尤著者也。大抵龐厚永長。周詩又在漢人上。以漢五言詩與周詩並讀。則如以唐律與古詩並讀耳。常疑筌篔引高出漢人。或周詩之遺乎。

前輩稱曹子建謝朓李白工於發端。然皆出於漢人。試舉數句。請學者觀之。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天上

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日出入安窮。大風起兮雲飛揚。是豈六朝唐人所及。太白輩將此等詩千迴百折讀之。然後工於發端耳。

詩句之奇。至顏延之謝靈運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盧仝至矣。然不若漢人之奇。試拈數句。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河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蟲來嚼桃根。李樹代桃僵。垂露承帷帳。張霄成幄帳。腐肉安能去。子逃奇絕奇絕。至郊祀饒歌中。奇語不可枚舉。此非以奇語求漢人。見漢人無所不有也。不可忽略而讀過。

讀漢詩。只如見前輩人。恪恭不敢置一語。唯唯而退。不敢議之。亦未嘗樂與之親。作如是觀者。此其人未嘗讀漢詩也。

讀漢詩。若有所解。僅存數章。以爲擬體之首。作如是觀者。此其人亦未嘗讀漢詩也。

讀漢詩須手舞足蹈。觸得妙境。更不忍釋。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祢。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讀漢詩要見蘇李班張輩。皆如在目前。爲我兄事師事之人。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余說漢詩。要在示人以法門。使學者有入路。有依據。令其欲喜欲驚。俾天下俱向此中尋味。至所不能解者。余不敢強解之。非尋章摘句。一味贊美。作寬冒語也。

漢詩總說終

漢詩總說跋

漢詩說十卷。新繁費滋衡與錢塘沈方舟同撰。前列總說數十條。自抒心得。直湊單微。洵能發前人所未發。滋衡爲燕峰山人之子。燕峰以蜀人流寓吳陵。擅詩名於江左。家學淵源。良不愧也。乙亥仲夏。震澤楊復吉識。